

五年級國語朗讀稿 一（取材自臺北縣國小白話文教學補充教材三）

張小柔 愛亞

生活在安逸幸福環境中的人怕是不能理解什麼是「領養」吧？
我是被領養的。

我一直痛恨原先生我、長我的家，他們不要我。家人帶我出來玩，卻故意的將我丟棄了，是，我知道是故意丟棄，當我在街頭四處徘徊悽悽惶惶吼叫哭嚷的時候，我知道，我的家人實際上是在距離我不遠處窺看，後來領養了我的張爸爸也說過，這是一般遺棄孩子的一貫技倆！他們真的有這樣剛硬的心腸！

張爸爸對我很好的，可是我不大喜歡他，也不大喜歡張家一家人，畢竟他們不是我的親人啊！他們看來似乎對我很不錯，可是卻沒有人尊重我，他們，張家的每一個人，都喜歡捏我的臉蛋，扯我的胳膊，甚至用抽過煙的臭嘴巴對著我的口鼻說：「張小柔，妳怎麼這麼漂亮呀！」張爸爸張媽媽說的每一個字都浸漬過煙氣。

張小柔是我的新名字，由這名字你可以想見我是一個很有些迷人風采的女孩子，其實，我只是眼睛大些，鼻子挺些，皮膚白些而已，啊，還有，愛乾淨也是我討人喜歡的地方吧！我討厭「骯髒」這兩個字。

張家一家人彼此倒非常和睦，因此張爸爸看電視時喜歡輕擁著張媽媽，張媽媽摺衣裳、摘菜時也喜歡把張小萍喊到身旁幫忙，張小萍呢，有時也會和她哥哥張大荃手牽手出去玩，因為一家和樂，所以也不免會抱抱我親親我，可是我一直覺得肉麻，我就是不喜歡人家亂碰我亂摸我嘛！不舒服！

他們一直對我不錯，萬萬料不到今天早晨竟然又罵我又打我，我覺得委屈得不得了！事情是這樣的：

一早，張家一家人都還在睡覺，只有我醒了，肚子空著，餓得昏昏的等張爸爸起床給我弄點吃的，平常都是張爸爸最先起來的。就在我對著張爸爸臥床上垂下的毛毯發呆的時候，突然，我望見了一隻，天呀！一隻，一隻老鼠！好小小的一隻全身泛亮光的銀灰色老鼠，那老鼠真是小，小得可愛！竄竄蹣蹣的，牠一下子就跑到張爸爸臥室的書桌下了，然後，垃圾桶、椅子、椅子上的衣裳，他就這樣順著家具細細碎碎的挪動者小甲爪，像一縷銀煙，歪扭飛昇著，三兩下，他已經爬上書桌的書架上去了，我急忙忙奔向張爸爸的房，一下子也跳上了書桌，小傢伙，你打算怎麼樣？

五年級國語朗讀稿 二（取材自臺北縣國小白話文教學補充教材三）

繡畫之謎

桂文亞

剛踏進這間兩坪不到的藝品店，那個有著一雙又深又黑大眼睛的印度店主，就笑著說：二十分鐘以後，他就要打烊了。

別看店面這麼小，你如果想一格格、一排排欣賞把玩這些琳琅滿目、充滿異國風味的銅雕、木刻和色彩鮮明奇麗的裝飾品、首飾和衣物，二十分鐘，對像我這個「民俗迷」來說，是絕對不夠的。

為了節省時間，一語不發，立刻用我的「電光眼」迅速「掃描」起來。哎，這些印度民藝品實在太令人著迷了，由於全都是手工的，所以，即使是十頭木刻小象，也找不到兩頭一模一樣的神態，而象背上披著的彩布，連細細鑲在上面的玲瓏彩珠，也各有不同的設計！

不過，多次出國旅遊的經歷，已使我對「收藏」這件好玩的事，有了新的看法。世界太大，美好之物如恆河之沙，想要「悉數擁有」的念頭，不但天真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而「真正的擁有」，在我看來，是「心靈的擁有」、「視野的開闊」，一個人只要有生之年，保留幾件有紀念性的心愛之物，這也就夠了。

很快的，「電光眼」停頓在厚厚一疊凌亂的編織物上，這也是一種有趣的、挖寶的心理，就像一個滿溢的百寶箱，哪一粒珠寶才是你真正喜歡的，就得靠自己的手去挑，用自己的智慧來比較，而不是一目了然的統統攤在眼前。

對於一個遠行的旅遊者來說，攜帶笨重的石雕、銅雕或是體積龐大的紀念品，實在是非常方便；所以，我通常偏好一些堅固的小飾品或柔軟可摺疊如椅墊、披肩、頭巾和掛飾之類的編織。

就像這次途經印度加爾各答，當一個商人到旅館兜售物品時，我就毫不猶疑的選購了幾只用粗彩線鉤繡的花鳥圖案座墊。它們又輕又小又漂亮，一點也不占地方。我希望再看到這類「素人藝術品」，它們的風格，樸拙得像洪通或是吳李玉哥老太太的圖畫，又像又不像；色彩絢麗而不庸俗，單純而不單調。這是一種看了會开心的好東西，而且你不必擔心它是真正的「寶貝」，要裝框、要鎖進保險箱，潮了會生霉，熱了會脆裂！你可以坐著它、靠著它，高興的時候給小孩打枕頭仗，隨時可看可用，髒了就泡泡洗衣粉，搓一搓。

對了，我就喜歡這種紀念品！

五年級國語朗讀稿 三

（取材自臺北縣國小白話文教學補充教材三）

燜燒鍋的滋味

林清玄

用燜燒鍋煮竹筍湯時，突然非常強烈的想念著媽媽。

媽媽是在晚年才接觸到燜燒鍋的，有一年媽媽的生日，弟弟從臺中帶了一個燜燒鍋回來給她當生日禮物，當時燜燒鍋剛從日本引進臺灣，價格高昂，非常的稀罕。

對生長在農村社會的媽媽，燜燒鍋是很神奇的鍋子，只要把煮湯的材料放進去，水燒開了，隔一兩個小時，湯就煮好了。如果是煮稀飯或竹筍湯，半個小時就好了。

自從有了燜燒鍋，媽媽時常感歎：「如果從前的時代有燜燒鍋就好了，不知道會節省多少柴火。而且下田之前把湯燒開，從田裡回來，湯就可以喝了。」

自從有了燜燒鍋，媽媽幾乎每天都用燜燒鍋煮湯，她拿那個鍋子做實驗，每天換不同的材料，最後燒出了許多道精采絕倫的好湯。

自從有了燜燒鍋，媽媽幾乎變成了饕魔師燜燒鍋的代言人加推銷員，她常常帶親戚朋友來吃飯，問人說：「有一種鍋子，煮湯不用瓦斯，你相信嗎？」

然後，媽媽親自示範，放材料，燒開，蓋了燜燒鍋。接著，她和親戚朋友在客廳喝茶。喝完茶，打開鍋子，請喝一碗熱騰騰的補湯。

親戚朋友總是大為驚奇：「真稀罕！這鍋子哪裡買的？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個？」

媽媽說：「這是我那第三後生從臺中帶回來給我做生日禮物的，看你那麼甲意，我叫他帶一個回來送你。」

媽媽是言出必行的人，立刻打電話給臺中的弟弟，叫他休假回來，順便帶一個燜燒鍋。

從此，每個星期就會打電話給弟弟，某某姑、某某姨、某某叔婆……都要燜燒鍋。

弟弟也變得很忙碌，每次回鄉總要轉去帶幾個燜燒鍋，薪水的大半也都買了那不用瓦斯的鍋子。

媽媽的影響力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，過沒多久，就有陌生人跑到家裡來探問：「聽說你們家有賣不用瓦斯的鍋子？可不可以參觀一下？」